





原件短缺

P1

遠人觀化以保真也。市朝寄
隱甘陸沉也。愛家資事遂
慕裘也。結社邀朋賞芳辰
也。破愁塞竇憑閒曠也。鏗跡
銷聲奪物境也。偃蹇反俗
愚則存也。醉吟活身也。浩歆

遠人觀化以保真也市朝寄

隱甘陸沉也愛家資事遂

慕表也結社邀朋賞芳辰

也破愁塞竇憑閒曠也鏟跡

銷聲奪物境也偃蹇反俗

愚則存也醉吟活身也浩歌

樂道也何卜候時也服賦委
命也古今滅沒付之乎睡也
桃花源絕人世之想矣遠遊
幾
眇天地哉萬曆戊子日南
至新安詹軫光書

題適志編後

志廣莫志何有者其適也
虛志潮
廊志巖穴者其適也拘皆非
適也
惟內無所繫日與竹素俱
耽玩而冥
契焉斯其自適也若以為
虛則非
可
若以為拘則非真長空
適
應影
若

樂道也。何卜侯時也。服賦委
命也。古今滅沒付之乎。睡也。桃
花源絕人世之想矣。遠遊幾
眇天地哉。萬曆戊子日南
王新安詹軫光書

題適志編後

志廣莫志何有者其適也。虛志潮
廊志巖穴者其適也。拘皆非適也。
惟內無所繫日與竹素俱耽玩而冥
契焉斯其自適也。若以為虛則非可
若以為拘則非真。長空迥廓影且活

寒水兩何心哉余從季君衡父天縱
其逸學融其澤用世之心未試而
超世之念尚敷故不役志于斯而後
適謂斯皆適志之所也乃摭輯古
文辭以寓志焉始終莊騷簡擇百
氏觸吾志也不知適之在人取彼適

也不知志之在己糶進取而謝籍
組之累甘恬退而鮮馮楸之媿
玄虛而之謬悠之說循日用而免
玩好之愆斯其適志也非超世乎所
謂用世與避世者裕如矣不則皆希
世之流耳忘乎適仲長統曰寄愁

天上埋憂地下宜不道哉然彼于五經
風雅欲散散滅裂之則與此編異
矣噫此編異而君衡之寄愁埋憂
可識已爰書之以下其志之所就云

托浪詹惟修六弘甫

適志編

目錄

渾沌篇

莊周

神巫篇

列禦寇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定性書

程顥

普覺禪寺轉輪藏記

黃魯直

贈俞紫芝字序

秦觀

曹參傳

班固



羊祐傳

唐太宗

壽域碑文

王禹偁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歸去來辭

陶淵明

誠子詩

東方朔

荅孫楚詩

董京

自壽

鄭中卿

退閒

辛棄疾

竹林七賢遺事

晉列傳

睢陽五老圖序

錢明逸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秋日於益州李長史宅宴序

駱賓王

師文篇

列禦寇

放鶴亭記

蘓軾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文與可畫筍簾谷偃竹記

蘓軾

茶歌

盧仝

卯時酒詩

白居易

戒酒杯

破戒一醉

六一居士傳

山靜日長

小園賦

始得西山宴游記

刺世疾邪賦

問大鈞賦

醉吟先生傳

辛棄疾

辛棄疾

歐陽修

羅大經

庾信

柳宗元

趙壹

劉禹錫

白居易

浩浩歌

何卜賦

照賦

對御歌

睡鄉記

桃花源記

遠遊

馬子才

劉禹錫

賈誼

陳搏

蘇軾

陶淵明

屈原

適志編

天遊生詹軫光君衡父輯

渾沌篇

莊周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不來渾沌

才死即仙

天遊生曰人世種種作用俱從竅生渾沌亦原不

可死既雕既琢復歸於樸渾渾沌沌終身不離此世出世間法也

神巫篇

列禦寇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

離和爲宗

示以地文見杜德幾宗也

示以天壤見善者幾感也

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譖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恠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詭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

示以太冲見
衡氣幾常感
常宗也

示以未出吾
宗不知其誰

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
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
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
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
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
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嘗又
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
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
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

何無感無宗
也

之虛而倚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
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
其妻饜食稀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樸塊然獨以
其形立怫然而封戎壹以是終

天遊生曰示以變殆見吾幾與之虛不知誰何由
入於無相故能幻出諸相雖千手眼六神通渾沌
一也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交養為用

居易常見今之立身從事者有失於動有失於靜斯由動靜俱不得其時與理也因述其所以然用自儆導命曰動靜交相養賦云天地有常道萬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不可以終動濟之以靜養之則兩全而交利不養之則兩傷而交病故聖人取諸震以發身受以復而知命所以莊生曰智養恬易曰蒙養正者也吾觀天文其中有程日明則月晦日晦則月明明晦交養晝夜乃成吾觀歲功其中有信陽進則陰退陽退則陰進進退交養寒暑乃順且

動養靜時則動為休靜養動時則靜為休然皆于用處着二夫知此者謂之天幾觀此者謂之觀妙

躁者本於靜也斯則躁為民靜為君以民養君教化之根則動養靜之道斯存且有者生於無也斯則無為母有為子以母養子生成之理則靜養動之義明矣所以動之為用在氣為春在鳥為飛在舟為楫在弩為機不有動也靜將疇依所以靜之為用在蟲為蟄在水為止在門為楗在輪為柅不有靜也動奚資始則知動兮靜所伏靜兮動所倚吾何以知交養之然哉以此有以見人之生於世出處相濟必有時而行非匏瓜不可以長繫人之善其身枉直相循必有

動靜之際即中庸所謂獨也妙與幾正于此處見

時而屈故尺蠖不可以長伸嗟夫今之人知動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時動亦為凶知靜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靜亦為賊大矣哉動靜之際聖人其難之先之則過時後之則不及時交養之間不容毫釐故老氏觀妙顏子知幾噫非二君子吾誰與歸

天遊生曰溺聞拘見離識趣寂非動靜也不以靜能養動有心掃跡不以動能養靜着意就喧真動靜交養也香山于不二法門參得透故論動靜原不離

定性書

程顥

儒學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

性之不定牽于情也聖人

情順萬事而
無情是眞能
定者若佛老
之定直漠然
無情已耳所
以爲偏

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
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
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
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
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
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
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
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

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
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
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之爲是
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
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
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
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天遊生曰余觀孔孟而後儒者河汾夫子得其大

定性在制情
制情在忘怒
此明道教人
下手工夫

明道先生得其粹皆有聖賢氣象

普覺禪寺轉輪藏記

黃魯直

佛敎
法界門中無孤單法起則全起古人陳迹毋壞滅性
用則日新惟去本之日遠不知法所從來遂令色像
崢嶸心目流轉故說法者濫於邪師聽法者窮乎不
信耳普覺禪師楚金既作經藏以書抵山谷道人曰
我初住普覺破屋數十楹耳不知何人蚕食吾垣地
闕東北茅塞吾道虵行東西賴外護之力皆復厥初

此于色相上
作機械乃陳
跡孤單也故
或人疑之

今四垣平直松竹行列道出正南會於四達之衢由
上漏下濕至於風雨寒暑而不知由食時乞飯至於
日饑百人而不渴末後以檀施之餘建蓮華轉輪經
藏百工神奇輪奐一新化出幻沒耀人心顏佛事莊
嚴自謂愜當然或譏諉以謂大老翁當爲十方衲子
興法之供養安用作此機械隨佞誇夸取於山谷意
如何山谷曰妙德法界不容一塵普賢行門不剩一
法吾聞轉輪藏者權輿於雙林大士可謂淺深隨量
巧被三根今使在俗處塵不知文字性相者捨所積

離垢滅慳貪
也輪圓布淨
信也于此機
械時而能了
悟則色相即
真空矣

藏滅慳貪垢布淨信種隨此輪轉示世間生起所因
所作饒益彼譏謗者亦知之矣若乃此離垢輪圓機
時示諸衲子轉者誰轉止者誰止負荷含藏承誰恩
力一念正真權慧具足若能如是觀者即絕衆生生
死流即具普賢一切行不如是觀雖八萬四千寶目
徧入五千四十八卷字字照了虎觀水磨竟是何物
常坐不動道場即此以爲佛事善知諸衲子回心與
未回心堪入生死與不堪入生死根器成熟與未成
熟汰之供養更於何求普覺老欣然曰我今有六十

衲子坐夏而山谷老人爲轉此汰輪省老翁無量葛
藤幸爲我書之以告來者

天遊生曰一切萬法本自人興雖文字性相不立
亦可但覺皇立教不同或有以佛光明作佛事以
菩提樹作佛事乃至或以園林或以虛空或以宗
無說示或以音聞而此記主以色見也山谷老已
解究竟

贈俞紫芝字序

秦觀

離垢滅慳貪
也輪圓布淨
信也于此機
滅時而能了
悟則色相即
真空矣

藏滅慳貪垢布淨信種隨此輪轉示世間生起所因
所作饒益彼譏謗者亦知之矣若乃此離垢輪圓機
時示諸衲子轉者誰轉止者誰止負荷含藏承誰恩
力一念正真權慧具足若能如是觀者即絕衆生生
死流即具普賢一切行不如是觀雖八萬四千寶目
徧入五千四十八卷字字照了虎觀水磨竟是何物
常坐不動道場即此以爲佛事善知諸衲子回心與
未回心堪入生死與不堪入生死根器成熟與未成
熟汰之供養更於何求普覺老欣然曰我今有六十

衲子坐夏而山谷老人爲轉此汰輪省老翁無量葛
藤幸爲我書之以告來者

天遊生曰一切萬法本自人興雖文字性相不立
亦可但覺皇立教不同或有以佛光明作佛事以
菩提樹作佛事乃至或以園林或以虛空或以宗
無說示或以音聞而此記主以色見也山谷老已
解究竟

贈俞紫芝字序

秦觀

道家

童子朱顏緝髮即紫芝有紫芝童子則有松陰老人所謂無本托子有本也

余昔游玉笥山周行二十四峯訪蕭子雲故隱道見靈芝焉生乎磐石之上回環而有葉秀澤而不根信天下之異草也竊愛久之留不能去俄有童子朱顏緝髮自松陰中距石輒止撫芝嘆曰嘻道人無本其亦如是矣余異而問曰適吾子有緒言不敏未知所謂願終其說童子笑曰子求終乎終之久矣以為未耶沒身無終雖然嘗試為汝言其崖畧夫德人以有本為宗道人以無本為宗天下皆知有物所以失已也不知有已所以失已也而德人知之於是內觀是

外觀無彼無是故能以已為物無彼故能以物為已已物不二謂之真一夫是謂以有本為宗天下皆知有偽所以喪真也不知有真所以喪真也而道人知之於是前際無捨後際無取無捨故不斷一切偽無取故不住一切真真偽兩忘亦無真一夫是之謂以無本為宗蓋非有本則不能離相而歸空非無本則不能即空而證實有本然後明心無本然後見性夫子識之人間所謂道德者固不出乎此矣雖然有本無本吾豈識之哉語未既有老人復杖策自松陰中

無本復何所
言引杖一擊
直是沒開口
處

來顧謂童子曰適何所言童子欲語老人引杖擊之
童子走松陰忽然不見還視老人亦以亡矣於是余
茫然自失私識其言後九年游京師遇金華居士俞
紫芝請余改字因思昔日玉笥童子之言字曰無本
復以其說為序贈焉

天遊生曰紫芝無本而童子欲言此有生于無也
松陰有本而老人不欲言此無生于有也不待議
論自已含玄顧吾人悟之何如爾

曹參傳

班固

相業

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
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參盡召長
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
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
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
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
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
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

一句乃相業
之本

勿擾清靜也

無變更清靜也

舉天下事日
付于酒中清
靜也

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
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
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微
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
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擇郡
國吏長大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
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
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
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

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
之無如何廼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
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
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惠
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廼謂窋曰女歸試
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秣君為
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
窋既洗沐歸時聞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答之二百
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

清靜之治如
此惠帝曰善
互進萬年之
觴

與密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
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
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
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且陛下
垂拱參等守職尊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
矣

天遊生曰沃以醇醪而昼一之治彰相

天子于守成者要當如是然參此舉自是脫灑有江
左之風流嗣是勿問酒吐車茵者亦著中興之績

噫飲醇之治如故權酷則以為怨賜酺不以為恩
而漢事日非矣

羊祐傳

唐太宗

將略

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祐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
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祐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
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款
去皆聽之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
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

徐胤儼若一
敵國孰謂叔
子侍衛之少
哉

徐胤執祭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
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
祐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
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
酒使不得言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
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
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于是吳人翕然
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
抗稱祐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

祐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祐豈醜
人者時談以為華元子反復見于今祐每被登進常
守冲退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其與從弟
琇書曰既定戎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
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二疏是吾
師也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
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
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
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

鄒湛宛然一
賓對孰謂峴
山直一主人
哉

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今問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爾。祐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面陳伐吳之計。帝欲使祐卧護諸將，祐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爾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襄陽百姓於峴山祐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卒二歲而吳平，群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

天遊生曰：古今論將者，謂勇不如智，智不如福，為生靈也。故唐詩云：馮君莫說封侯話，誠痛之也。美哉叔子功成而民不傷，殆儒將哉。雖對壘聯營而登山臨水，目中自無百萬貔貅氣。然五材並用，誰能去兵。倘有呂虔刀贈，願佩而效之。

壽域碑文

王禹偁

古聖人之營壽域也，非土木，非板築，不金乎城，不湯乎池，晝無鍵而關，夜無柝而擊，東西不吾戎，夷南北

太古之風
渾灑氣象

不吾蠻狄五嶽其雉堞四溟其溝漗天地離合我其
肩鏑春炆啟閉我其門戶入是域也幼者蚩蚩壯者
怡怡老者熙熙悉無中絕咸躋上壽故謂之壽域焉
得非道為土木德為版築仁乎城義乎池慈乎雉堞
愛乎溝漗恭乎肩鏑徐乎門戶使風雨不能毀矢石
不能攻高低侔老氏之臺廣狹法華胥之國崇崇焉
屹屹焉信善建而不拔者也洎霸道既昌皇風不競
則必灑法令為風雨以驅之興賦役為矢石以攻之
壽域之基忽焉委地於戲域之壞也若民命何于是

末世之弊
剝落景象

賤穀帛賢金玉盜賊蓬起黠寇角張刑巢蔽空憲網
絡野壽域之民有以法而死者開拓疆場肆放侵伐
鋒鏑霜瑩卒乘鱗集鯨吞鼓頤蚕食張吻壽域之民
有以兵而死者陰陽舛錯氣候勃亂冬燠夏凄烟蒸
霧障興瘥作疹發厲成妖壽域之民有以矢而死者
毒螫孔熾猛鷲勃興山貙搏人水蟲射影海躍蛟螭
陸走魍魎壽域之民有以橫而死者由是王者患民
之無壽也舉引年之典行養老之風乞言於東序典
禮于南庠又謂老者非帛不煖於是乎錫之以繒綵

中古之治
熙皞氣象

非肉不飽於是乎錫之以餼哉非車不安於是乎錫之以几杖斯亦得其末而失其本矣殊不知民之壽夭係君之政教其猶影響爾其或捐金於山沉珠於泉禁不急之務棄難得之貨君德尚儉人心返淳則無法死者矣干羽舞階戈矛倒載謹不祥之器崇止敵之基我國無外斯民不爭則無兵死者矣燮調律曆端正節候舉授時之典興除害之利六氣斯順兆人克寧則無夭死者矣貢金於遠方鑄鼎於中夏示不若之物免逢旃之患彼恠斯露厥人用康則無橫

歸結本朝

死者矣夫如是則域不築而自成人不憂而自壽矣今我后道德慈愛行之於上法兵天橫絕之於下游乎蕩蕩乎見壽域復成於今世矣某亦壽域中之一民爾知我帝力得無述焉碑者悲也悲域之中廢也頌域之再興也

天遊生曰詰后垂綃而登天下于隆古者政教舉也孰不敬營壽域哉法律征伐之臣用而天橫不免矣元之此作反復形容有咨嗟有豔慕令人惕然悲廢而欣然頌興也有以夫

岳陽樓記

范仲淹

遷客羈囚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

子京以謫故故記中舉譏謔寵辱其悲喜心可知已

觸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謔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古人先憂後樂則譏謔寵辱舉不足以入其心此文

正公所自許
者非子京輩
矣有諷之
意

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天遊生曰凡人以已物為悲喜者原其心中無一
段飄灑負荷意思文正自做秀才時所任便不同
故憂樂以天下嘗言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
否雖聖賢不能必是心可想矣余生平所羨慕每
願為之執鞭

歸去來辭

陶淵明

送民處士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
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
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
僮僕僮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
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
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
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

樂天知命之
言超然自達

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說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掉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歎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天遊生曰。昔賢謂屈大夫逐去。尚說椒蘭。陶先生

歸來猶存松菊。所以明節也。其謝彭澤而就柴桑者。豈直懶折腰哉。不則乞米就飲。其向鄉里小兒多矣。抑亦寧受五兩之綸於原憲與。

誡子詩 并序

東方朔

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即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其誡子詩曰。

朔隱

拙夷工惠亦
陸周謂其死
名意也形見
神藏四句依
然不為名高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悠哉於道相從首陽為拙
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
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群累生孤貴失和遺餘不匱
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
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天遊生曰朔列於滑稽傳至其誠子不欲以才名
自累豈直談言微中者哉避世金馬竟以自全其
麾斥八極之懷至今令人遠想

答孫楚詩

并序

董京

市隱

董京不知何許人至洛陽被髮而行吟常宿白社中
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繇則不肯
受孫楚勸之仕答之以詩曰

周道歎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
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乎哀
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為懽清流
可飲至道可餐何為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
未知之古之至人藏器於靈緼袍不能令煖軒冕不

動靜如川無
心兩至俠九
洲而大環堵
其襟度復何
如

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停鸚鵡能言泗濱浮
磬衆人所翫豈合物情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鳴隼遠
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沉吟不決忽焉失
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
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闕我顰頤而去萬物
皆賤唯人為賢動以九州為狹靜以環堵為大

天遊生曰京荅孫楚詩無非規諷之詞太康元惠
間三綱墜矣楚橫劍揖石苞曰天子命我叅卿軍
事危矣哉魚鳥不悟有味乎其言之也

自壽 念奴嬌

鄭中卿

進不怠親

嗟來咄去被天公把做小兒調戲蹀雪龍庭歸未久
還促炎州行李不半年間北胡南越一萬三千里征
衫着破着衫人可知矣 休問海角天涯黃蕉丹荔

讀征衫二句
不覺黯然銷
魂

自足供甘旨泛綠依紅無箇事時舞斑衣而已救蟻
籐橋養魚盆沼是亦經綸爾伊周安在且須學老萊
子

天遊生曰孝衰於慕君常人之情征衣着破思舞

斑衣自是天倫樂事，至付經綸於魚蟻，乃豪傑銷
耗雄心。

退閒 沁園春

辛棄疾

三徑初成，鶴怨猿驚，稼軒未來，甚雲山自許。平生意
氣，衣冠人笑，抵死塵埃，意倦須還。身閒要早，豈為尊
羨鱸膾哉。秋江上看，驚弦鴈避，駭浪船回。東崗更
葺茅齋，姪都把軒窗臨水開。要小舟行釣，先應種柳
疎籬護竹，莫礙觀梅。秋菊堪餐，春蘭可佩，留待先生

仕路之際
然可見

世不忘君

手自栽，沉吟久，怕君恩未許，此意徘徊。

天遊生曰：稼軒摸魚兒壽皇見之不說，則此意徘徊
之句，誠難於退也。但以退存心，庶無位高之逼
爾。劉改之効此體，辛甚賞之，得毋閒退未忘與，抵
今誦之，令人亦欣賞無限。

竹林七賢遺事

晉列傳

嵇康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
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

結社

籍之琴阮之
嘯成之琵琶
劉伶之鍾山
公之壙戎之
酒壚秀之鄰
笛皆因感而
極致其情千
載之下獨抱
者尚冥心象
契况當年乎
無廣陵沙響
竟能東市鍾

會何曾彼何
人哉七賢視
之殆大鵬之
羞斥鷃與

然恬靜寡欲含垢匿瑕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
詩自足于懷以為神僊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于
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其曾
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
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
子咸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
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
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
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

籍嗜酒能嘯當其得意忽忘形骸聞步兵厨營人善
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居喪飲酒無異
平日又能為青白眼見禮倍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
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
挾琴造焉籍大說乃見青眼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
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遊蘓門山有隱者莫知姓
名籍聞而從之談仡然不應復叙有為之教棲神導
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
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嚆然有聲

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
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
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
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絜目咸以竿挂
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于夫家初云
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
既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
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唯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

劉伶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然少言
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
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
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
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
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
爾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
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
御肉隗然復醉

山公少有器量，隱身自晦，與嵇康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于常交意欲窺之。他日二人來穿墉以視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

戎為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每與籍為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襲父爵，擢典司，而委事察案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為三公也。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于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向秀清晤，有遠識，少為山濤所知。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于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竝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踈，呂心曠而放。其後

竝以事見法，稽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水，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

天遊生曰：世稱竹林之游，千載絕社，豈徒藉芳樽已哉？世自不偶，彼自神交，故來輕蔑禮法之譏，爾然非薄湯武，綽綽乎游方以內之儔。若放達不羈，處掃跡焉可也。謝公有云：先輩初不臧貶七賢，余故綴之以追晉代風流。

睢陽五老圖序

錢明逸

結社

夫蹈榮名而保終吉，都貴勢而躋遐者，白首一節，人生所難。今致政宮師相國杜公，雅度敏識，圭璋巖廟，清德令望，龜準當世。功成自引，得謝君門，視所難得者，則安享之，謂所難行者，則恬居之。燕申睢陽，與賓客太原王公，故衛尉河東畢卿，兵部沛國朱公，駕部始平馮公，咸以耆年掛冠，優游鄉梓，暇日宴集，為五老會，賦詩酬唱，怡然相得，宋人形於繪事，以紀其盛。

難得難行
人生所難

昔唐白樂天居洛陽為九老會于今圖識相傳以為
勝事距茲數百載無能紹者以今况昔則休烈鉅美
過之明逸遊公之門久矣以鄉閭世契倍厚常品今
假守留鑰日登翹館因得圖像占述序引以代鄉校
詠謠之萬一云

天遊生曰杜祁公黃閣元老解組林泉契洽高年
皤鬢滿座前有香山此為繼美後有耆英斯直揚
徽末學小子敢企之哉庶幾狄盧故事爾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
若夢為懽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况陽春召
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
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
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
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天遊生曰范傳正有云李公晦以麴蘖暢於文篇
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罇前卧必酒甕行

邀朋

只二句狀春
夜人境交奪

按金谷園序
如不能者罰
酒三斗是其
酒數也

唯酒舩吟風詠月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噫此可想見公之標格矣

爍日於益州李長史宅宴序

駱賓王

夫以五岳棲真直眇青溪之上六爻與道寂寞滄海之濱斯竝激俗矯時獨善之風自遠懷材韞價兼濟之道未弘長史公玄牝凝神虛舟應物得喪雙遣巢由與許史同歸寵辱兩存廊廟與山林齊致乘展驥

邀朋

叙秋景令人
淒清

之餘暇俯沉犀以開筵曲浦澄漪似對任棠之水茅亭興洽如歸山簡之池加以爍水盈襟寒郊滿望洲渚肅而薰葭變風露凝而荷芰踈忘懷在真倍之中得性出形骸之外雖四子講德已頌美於中和而五際陳詩未形言於大雅爰命虛諛題其序云弁側山顏自有琴歌留客操觚染翰非無池水助人盍各賦詩式貽樂事云爾

天遊生曰駱義烏逸氣橫天瑯詞抒日葵叙數篇曲盡賓主之高致如此序兼談名理綽有清標無

復留連光景之態

師文篇

列禦寇

琴

三年不成章
此正善學處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

前非失而此
非得不過即

三年所學者
而試之

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寒洑，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游，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止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爾。

天遊生曰：琴不在音而非音，無以窮其趣。然古人背無絃琴者，趣在太音，故爾。師文之琴，所謂六用

相通非耶誠五契也將於何逃聲哉

放鶴亭記

蘇軾

鶴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焠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

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僚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於天蓋其為物清遠閒放超然于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

以鶴為主以酒為賓

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
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
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
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
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
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
矯然而復擊獨終日于澗谷之間兮咏蒼苔而履白
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
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
不可以久留

天遊生曰清遠閒放無如于鶴故出世超凡之士
每宜之然彼有凌霄翥漢之心豈爲人玩耳目支
公固是異姿而開籠入籠客至促歸者逋仙自是
與態宜之者要當心與共遠也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
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其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

內致其情

外觀乎物

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九疔
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
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濟其蔽者也往時張旭善
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
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
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
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
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
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

為旭有道不
外前二項

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
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
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
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
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
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
術則吾不能知矣。

淡泊則不得
張旭之道技
能則或通浮
屠之術術便
非道矣

天遊生曰世稱法帖首鍾王要亦胸中有書自然
下筆不俗能達其妙者惟李陽冰書與退之此序

爾不則籠鵝殺兔竟無益余雖不能書每見鐵畫
銀鈎龍飛鳳翥自奕奕爽快故於此序沉酣之

文與可畫筧簞谷偃竹記

蘇軾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爾而節葉具焉自蜩蝻蚝蟧以
至於劔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
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者必先得成竹
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
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

深得畫意

教子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
其所以然而不能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
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
而臨事忽然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
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
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
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
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
方之人持鱣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

叙往來戲笑
之語蒼勁倚
然情色俱勝
真文人之雅
致畫史之盤
礴也

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韞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
與可自洋州還而予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予曰近語
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材當萃
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
取寒稍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
十疋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荅則
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予因而實之荅其詩
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
子辨則辨矣然二百五十疋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

以所畫筴筴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
之勢筴筴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筴
筴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
擇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涓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
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歿於陳州是歲七月七
日子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孟德
祭喬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
笑之言者以見與可于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天遊生曰余觀畫品而識竹首與可及讀子猷傳
而謂竹可醫俗故於畫家特愛竹也能道畫意者
唯此記得之諷誦之餘颯颯然若湘江渭水生几
席也

茶歌

盧仝

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叩門驚周公口傳諫議送書
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首閱月團三
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虫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

茶

以天子諫議
而及山人故

山人亦因諫
議而及蒼生
有開世道之
作

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蓓蕾先春抽
出黃金芽摘蘚焙芳旋封裏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
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
帽籠頭自剪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面
一碗喉吻潤二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
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
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
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
群僊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

六碗以前今
人或矜能之
六碗以後因
清風而去問
蘇息此玉川
子喫不得者

今人亦只顧
得

命墮顛崖受辛苦便從諫議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
否

天遊生曰自陸羽茶經後故以盧仝自矜者每笑
人俗不知自矜則去之遠笑人則逼俗真余不然
也婺邑山中茶皆虎丘龍井水皆惠山吳山彼僅
僅者故稱佳爾

卯時酒詩

白居易

佛法讚醍醐僊方誇沆瀣未如卯時酒神速功力倍

酒

樂天沉醉于
詩酒聲色之
場然曰一性
完全萬幾破
碎固非酩酒
者斯實為詩
酒之雄

一盃置掌上三嚥入腹內照若春貫腸暄如日炙背

豈獨肢體暢仍加志氣大當時遺形骸竟日忘冠帶

似游華胥國疑及混元代一性既完全萬幾皆破碎

半醒思往來往來吁可怪寵辱憂喜間惶惶二十載

前年辭紫闥今歲拋皂蓋去矣魚返泉超然蟬離殼

是非莫分別行止無疑礙浩氣貯胸中青雲委身外

捫心私自語自語誰能會五十年來心未如今日春

况茲盃中物行坐長相對

天遊生曰不善酒者謂飲則害生善酒者謂飲則

天全此降命降威之說也是詩論酒之效不復知
有人間事唯入醉鄉者能會之

戒酒杯 沁園春

辛棄疾

將止酒戒酒杯使勿近

杯汝來前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抱渴咽如焦
釜于今苦眩氣似奔雷汝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
妨死便埋渾如此嘆汝於知己真少恩哉 更馮歌
舞為媒筭合作平居鴆毒猜况然無小大生於所愛

止酒

知已千鍾少
乃至少恩那
復可近哉此
不得不止

物無美惡過則為菑與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猶能
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則須來

破戒一醉 沁園春

辛棄疾

城中諸公載酒入山予不得以止酒為解遂破戒一
醉再用韻

杯汝知乎酒泉罷侯鴟夷乞釐更高陽入謁都稱壑
曰杜康初筮正得雲雷細數從前不堪餘恨歲月都
將麴蘖埋君詩好似提壺却勸沽酒何哉 君言病

復醉

為故人來斯
近人情哉此
不得不飲

豈無媒似壁上雕弓蛇暗猜記醉眠陶令終全至樂
獨醒屈子未兌沉菑欲聽公言慙非勇者司馬家兒
解覆杯還堪笑借今宵一醉為故人來

天遊生曰昔揚子雲作酒箴謂汲水之瓶不如鴟
夷盛酒陳驚坐喜之謂張竦曰吾與爾猶是矣余
嘗警陳之劇飲時或戒酒又怪張之自約亦大拂
人情將何所從哉稼軒戒酒破戒二詞是可則也
每坐客微醺歌之以節性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寓物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
休於穎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
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
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
客曰是為五一爾柰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
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
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予將
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

欲自物於物
此翁自是可
人

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
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
方其得意於五物也。泰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
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
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
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
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瘁。
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自
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

發自樂其樂
此翁亦無長
物

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
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
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
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
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嘆曰。
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
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
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
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

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天遊生曰客有道歐陽公耳白於面當享全名余嘗夢寐間客有指余者曰子今之歐陽也余遂避久之故獨於公風致每開襟寶佩

山靜日長

羅大經

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

寓物

山家清况描寫殆盡或尚謂松竹無梅茶飯缺酒書畫外不有琴碁亦各其性之適哉為適矣奚必備物

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麋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啜茗茗一杯散步溪邊解后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

綠萬數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歸來而
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
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
袞袞馬頭塵匆匆駒隙影爾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
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
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天遊生曰此樂適矣所以能適者門無剝啄也不
則催租吏索責主一至縱有風雨近重陽之句不
無沮興矣東坡所謂無事者深苦有事也孰能開

中取靜哉

小園賦

庾信

寓境

首四句賦小
字便佳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
容身之地豈必連闥洞房南陽貴重之第綠墀青瑣
西漢王公之宅余有數畝弊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
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
面城且見間居之樂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坏琴號
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

心則歷陵二
而乃景中人

歌側八九丈從斜數十步榆柳三兩行梨桃百餘樹
掇蒙密兮見窻行歌斜兮得路蟬有翁兮不鳴雉無
羅兮何懼草樹溷淆枝格相交山爲匱覆水有堂坳
崎嶇兮狹室穿漏兮茅茨檐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
礙眉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閒暇花隨四時心則
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
之竹離披落格之藤爛熳無叢之菊落葉半牀狂花
滿屋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誠偃息於茂林
乃久羨於抽簪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恒沉草無

以下乃入中
意

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
聽琴薄晚閑閨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
之妻樹搔搔而風急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噪
驚嬾婦而蟬啼昔早濫而吹噓藉文言而慶餘門有
通德家藏賜書遂山崩川竭水碎瓦裂關山則風月
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百齡兮倏忽菁華兮已晚不
雪鴈門之跡先念房陵之遠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
兮能轉不曝骨兮龍門終低頭兮馬坂

天遊生曰庾開府遭江陵之難西入於周他山雖

好不無窮巷之思矣。讀關山隴水一段志亦可悲。其僥志行樂處更見英雄肝膽。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

自予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

寓境

子厚在跡山水是借山水以自狀也山有異態猶與人為徒至西山怪特便與造物為徒牟心凝形釋萬

化冥合殆愚濛之愚意乎

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寺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坐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坳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遁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

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
歲元和四年也

天遊生曰河東先生在八司馬之列貶謫以來恣
情山水韓退之謂其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
章汎濫停蓄深博無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間斯言
似矣余謂先生羈情謫况自是無聊不過寓意云
爾其看山寄所親詩曰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峯
頭望故鄉寔先生之衷哉

刺世疾邪賦

趙壹

賢而貧

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欲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
非是故相反駁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
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秦漢無
以相踰越乃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已而
自足于茲迄今情僞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紙痔
結駟正色徒行嫗媯名勢撫拍豪強偃蹇反俗立致
咎殃捷懾逐物日富月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
顯進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

千古如斯令人哽咽

二詩皆憤切俗風顯斥薄態於今誦之尤覺其秀詞

之有徵也

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
所惡則洗垢求其癩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
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群犬之狺狺安危亡於旦夕
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施積薪而待焚榮納
由於閃榆孰知辯其蚩妍故法禁屈撓於勢族恩澤
不逮於單門寧饑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煖於當
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
客者乃爲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
草富貴者稱賢文藉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

上抗辭倚門邊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勢家多所
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賢者雖獨
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爾分勿復坐馳驅哀哉復哀
哉此是命矣夫

天遊生曰余讀鍾嶸詩品而謂苦言切句良亦勤
矣斯人而有斯困爲可悲又讀黃氏詩評而謂意
氣飄遠有涉傲倨耳仲尼尚毀于東家不足爲病
則知元叔之傲困而傲也斯傲不足以累之元叔
之困傲而困也斯困乃彼所甘之悠悠塵世豈獨

元叔賦之耶

問大鈞賦 并序

劉禹錫

始余失臺即爲刺史又貶州司馬俟罪卽州三見閔
月人咸曰數之極理當遷焉因作謫九年賦以自廣
是歲臘月詔追明年自闕下重領連山郡印綬咸曰
美惡周必復第行無恤歲杪其復乎居五年不得調
歲二月有事於社前一日致齋孤居慮靜滯念歛起
伊人理之不可以曉也將質諸神乎謹貢誠馳精敢

問大鈞其夕有遇寤而次第其辭以爲賦

圓方相涵兮浩其無垠
宵冥翕闢兮三辰以騰
振孰主張是兮有工其神
迎隨不見兮強名之曰大鈞
歎以臨下兮巍乎雄尊
天爲獨陽高不可問
工居其中與人差近
身執其權心平其運
循名想像或可以訊
曰嘻蒙之未生其猶泥爾
落乎埏埴唯鈞所指
忽然爲人爲幸大矣
工賦其形七情與俱
嗇智不授畀之以愚
坦坦之衢萬人所趨
蒙一布武化爲畏途
人或譽之百說徒虛
人或排之半言有餘
物壯則老乃唯

所問不外愚
與老二項

夫鈞無言故
假之以夢

其常否終則傾亦不可長老先期而驟至乎否踰數
而叵量雖一夫不獲乎亦大化之攸病謹薦誠上問
乎悅伏以聽是夕寐熟夢遊乎無何之鄉抗陛級乎
重霄兮異人間之景光中有威神巾金甲而煒煌命
之使前兮其音琅琅曰吾大化之一工也居上臨下
無其不平汝今有辭吾一以聽播形肖貌生類積億
橐籥圈匡鎔鍊消息我之司智初不爾畜不守以愚
覆爲汝賊既賦汝形輔之聰明盍求世師資適攸宜
胡然抗心遐想前烈倚梯青冥舉足斯興韜爾智芥

此答界之以
愚

無爲自伐鑿竅太繁天和乃洩利逕前誘多逢覆轍
名腸內剪外火非熱今哀汝窮將厚汝愚剔去剛健
納之柔濡塞前竅之傷痍兮招太和而興居貫以待
人兮急以自拘道存邃奧無示四隅軌物之勢不作
見傷之機自無汝不善用吾焉畜乎且夫貞而騰氣
者膺膺健而垂精者昊昊我居其中猶輪是蹈以不
息爲體以日新爲道僕鱗蜚走灌莽苞阜乃牙乃甲
乃殫乃剖陽榮陰悴生濡死藁各乘氣化不以意造
賦大運兮無有淑惡彼多方兮自生醜好爾奚不德

此答老先期
驟至

通志
余以驟壯姑充我以速老取觀汝百爲又或不然赤
子哇哇急其能言亦既名物幾時踰蹶春耕其丘投
種之日釋耒而歎何時實粟望所未至謂余舒舒欲
其久留謂我譬如我一子二誰之曲與彼薰葭之蒼
蒼兮霜霰苦而中堅松竹之皴皴索擗兮不若櫛筍
之可憐納材箒而構明堂固容消而力完揚且之暫
兮不可以常然當錫爾以老成蒼眉皓髯山立時行
去敵氣與矜色兮噤危言以端誠俾人望之侮黷不
生爾之所得孰與壯多不善處老問余而何授受而

唯愚斯壽未
有老可以智
得也是一套
事

迴遽遽形開嚮之威神孰爲來哉乃遽衣促盥端慮
滌想委珮低簪持簿叩顙而言曰楚臣天問不訓今
臣遇幸一獻三售始厚以愚終期以壽忘上問之罪
濯已然之咎心增故術腸飽新授馳神清玄拜手稽
首

天遊生曰此賦如送窮乞巧乃借彼以自釋爾界
之以愚則擾攘弗生佚之以老則侮黷弗作雖遭
貶奚傷劉卽至是無復種批之詠矣信乎守愚以
老也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而吟

放達有晉人
半味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為誰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舫，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未及昏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為詩友，安豐皇甫朗之為酒

達人之行

友，每一相遇，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州，泊布衣蒙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必為之先拂酒壘，次開詩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醕酌而後已。往往乘興屨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輦適野，輦中置一琴一

樂天有二妾
詩云櫻桃樊
素口楊柳小
蠻腰

枕陶謝詩教卷舉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
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賦詩
約千餘篇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
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於再三乃曰
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
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於多藏潤屋賈禍危身柰吾
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於妻
子凍餓柰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
以至於無所成有所誤柰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

運人之言

適於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
好彼三者乎此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
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
仰天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
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
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
送老因自吟詠懷詩曰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
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時活從
此到終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撥醅又引數

運人之度

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由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於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鬢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如何

天遊生曰柴桑止酒香山醉吟固守之情一也達人安命其傲浪嘯歌即天高海溟亦未易喻其標

致故余此編每于二居士有深意焉玩味之餘若
嚙落英寒泉發冷艷于靈臺肺腑間也

浩浩歌

馬子才

歌而醉
此歌凡三疊
一歌出與處
而處士上干
天象再歌身
與世而身隱
下關民命三
歌直與俗而
陶真於酒向

浩浩歌天地萬物如吾何用之解帶食太倉不用拂
袖歸山阿君不見渭川漁父一竿竹莘野耕叟數畝
禾喜來起作商家霖怒後便把周王戈又不見子陵
橫足加帝腹帝不敢動豈敢訶皇天爲忙逼星宿相
擊摩可憐相府癡邀請先經過浩浩歌天地萬物如

之出處身世
盡付之浩浩
中英

吾何屈原枉死汨羅水夷齊空卧西山坡丈夫犖犖
不可羈有身何用自滅磨吾觀聖賢心自樂豈有他
蒼生如命窮吾道成蹉跎直須為弔天下人何必嫌
恨傷丘軻浩浩歌天地萬物如吾何玉堂金馬在何
處雲山石室高嵯峨低頭欲耕地雖少仰面長笑天
何多請君醉我一斗酒紅光滿面春風和

天遊生曰此歌意氣雲蒸豪邁冠世伊吕之功隱
士緒餘爾故羨子陵慰孔孟直以屈原為枉死夷
齊為空餓也至蒼生如命窮吾道成蹉跎之句令

人楚越肝膽四海一膜自是嗟賞不已

何卜賦

劉禹錫

卜于龜

莫得之卜在
久放當見收
且與屈原之
卜不悞

余既幻惑力命之說兮身久放而愈疑心回穴其莫
曉兮將取質夫東龜楚人俗巫而好術兮叟有鬻卜
而來思乃招而訊之曰嘻人莫不塞有時而通伊我
兮久而愈窮人莫不病有時而間伊我兮久而滋蔓
吾聞人肖五行動止有則四時轉續變於所極一歲
之旱人斯具舟三月之熱人斯具裘極必反焉其猶

作者之答不
過俟時而已
未嘗脫然於
窮通之外與

合符子首圓而足方予腹陰而背陽胡形象之有背
而變化之殊常經曰剝極則賁居賁而未嘗剝者其
誰否極受泰居否而未常泰者又其誰鶴胡不截鳧
胡不禪夔何罰而蹠蹕駘何功而扶持紛紜恣睢交
作舛馳似與似奪似信似欺孰主張之問於子龜卜
者曰招我以粗問我以微有天下之是非有仁人之
是非在此爲美兮在彼爲窻或昔而成兮或今而虧
君問曷由主張其時時乎時乎去不可邀來不可追
淹兮孰捨操董之毒豕苓鷄首之賤毛各於其時而

詹尹之答亦
殊

霸其曹屠龍之伎非曰不備時無所用莫若履豨作
備之工非曰可珍時有所用貴於斲輪絡首縻足兮
驥不能跬前無所阻兮跛鼈千里同涉於川其時在
風泐者之吉沂者之凶同執於野其時在澤伊種之
利乃繆之厄故曰是耶非耶主者時耶諒淑惡之同
出兮顧所丁之若何夫如是得非我美失非我耻其
去曷思其來曷期姑蹈常而俟之夫何卜爲言訖執
龜而起予退而作何卜賦於是蹈道之心一而俟時
之志堅內視群疑猶冰釋然

天遊生曰劉柳以二王故貶當時宰相憐才苟無
看花之詠擢用可待又何卜之有然兩人深相得
詩云皇恩若放歸田里歲晚當爲鄰舍翁惜以貶
終弗獲遂間退之志

服賦

賈誼

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止于
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
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

占于鵬

太傅所占恐
命不長爾鵬
言死生得喪
一本于命但

當齊而同之
自超然于萬
物之表

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蓄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
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
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化
變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
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
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傳說
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可
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
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塊軋

通人大人至
人真人一步
進一步

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
其時且夫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
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
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
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
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怵迫之徒兮或
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擯如囚
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真
人淡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

能以德人自
處則前四項
人可詰

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
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靚
汎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人
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憊削兮何足以疑

天遊生曰誼爲長沙王傳三年有鵬飛入舍爲是
以長沙卑濕自恐壽不得長故賦此以自廣其於
原始反終之際亦微有窺矣太史公讀之爽然自
失諒哉諒哉然以懷王墜馬而至死悲之則死生
終不能同亦可謂盡職者矣

對御歌

陳搏

陳搏隱武當山後居華州雲臺觀多閉戶獨卧或累月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扃戶試之月餘始開搏熟寐如故嘗對御歌曰

臣愛睡臣愛睡不卧擅不盖被片石枕頭蓑衣鋪地震雷掣電鬼神驚臣當其時正鼾睡閒思張良悶想范蠡說甚孟德休言劉備三四君子只是爭些閒氣爭如臣向青山頂頭白雲堆裏展開眉頭解放肚皮

無閒氣

歌辭渾有傲態

且一覺睡管甚玉兔東生紅輪西墜

天遊生曰希夷乃睡仙當其睡時萬緣盡息所謂為君為牧皆不入夢中故其詩有處士不生巫峽夢盖自狀也先正云華山處士如相見不覓仙方覓睡方知言哉

睡鄉記

蘓軾

睡鄉之境盖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

無情識

黃帝聞睡鄉
是聞而覺

舒適無疾痛扎厲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
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穀伏卧而自足不舟不車
極意而遠遊冬而絺夏而纊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
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謂凡其所目見者皆妄也
昔黃帝聞而樂之閒居齋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
而睡蓋至其鄉既寤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
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及堯舜
無爲世以爲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跋脛無毛剪介
爲牲以救夫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還周日

莊周知睡鄉
是知而覺

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爲
王作禮樂伐鼓扣鐘鷄人號於右則睡鄉之邊徼屢
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遊焉
騰虛空乘雲霧卒莫覩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
予者亦棄其學而遊焉不得其塗大迷謬而返戰國
秦漢之君悲愁傷生內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
之具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
之化爲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弗覺也其後山人處士
之慕道者猶徃徃而至至則囂然樂而忘歸從以爲

之徒云嗟夫予也幼而勤行長而競時卒不能至豈
不迂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天遊生曰大夢誰覺蓋以混世為夢睡則為覺也
然睡夢有因有想又誰復覺故曰華胥治亂也蝴蝶
蝶物我也推而蕉鹿得失也黃梁榮枯也坡仙此
記以黃帝蒙莊為覺其聞而樂知而過斯覺覺哉

桃花源記 并詩

陶淵明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

地仙

唯忘之便逢
桃源唯誌之
便不得路作
者深有意

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
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
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
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
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
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
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
作食村中間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
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

世之咏桃花源者多矣冲淡極稱桃花源者無踰此詩黃五岳以風雅之調目

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卻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羸民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還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

之得嘗

荒路曖交通鷄犬互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竒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天遊生曰余嘗讀陶元亮桃花源蘓子瞻青城山康譽之昨夢錄恍然如親履其地天地間自有一種陸地神仙顧吾人緣淺弗之遇也幾回欲誅茅起舍三間於桃花塢山中柰俗緣未了退之忍號

遠志
饑寒向平猶責婚嫁弗之遂也噫龍門天遠春浪
風寒縱然夢裏添繁華鷄聲三唱矣三復爲之長
嘆

遠遊

屈原

天仙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
馬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污穢兮獨鬱鬱結其誰語夜
炯炯而不寐兮寃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
人生之長勤徃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

四句乃原
天地無窮人
生有限徃者
不及來者不

問故欲求仙
不死以觀宗
國何如而終
也乃一篇主
腦

思兮怊惝恍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
悲神儵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
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
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
兮羨徃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
竒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
兮離人群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轉而鬼
怪時鬢鬢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絕氛埃而淑尤
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思兮世莫知其所如

以上言仙人
去故鄉而不
返

此原嘆其將
老無成故亟
登舍故居而
仙去

王所長久要訣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畢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以娛戲。食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以兮，其大無垠。無滛滑而蒐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

子至妙
之言則仙可
成

仙成上朝太
清乃遠游帝
宮也

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聞至貴而遂祖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頰以脫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灼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乎無人。載營鬼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閭其開關兮，排閭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大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清都。

朝發軔於大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間也余車萬乘

兮紛溶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透蛇

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

驂連蜷以驕驚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方行撰

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

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風伯

余先驅兮辟氛埃而清涼鳳皇翼其承旂兮遇蓐

收乎西皇擊彗星以為旂兮舉斗柄以為麾叛陸離

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皆晻曠其曠莽兮召玄武

通句於乃遠
遊東方

遇蓐收乃遠
遊西方

召玄武乃遠
遊北方

而犇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

其悠遠兮徐彌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

以為衛欲遠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矯內欣欣

而自美兮聊媮娛以自樂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

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

以想俛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

而自彌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

荒忽兮沛罔象而目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

迎宓妃張樂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

欲忘歸而意

恣睢是終不

能忘情故臨

睨夫舊鄉如

丁令威化鶴

來歸以觀城

廓人民之非

昔也

指炎神而往

南疑是遠遊

而回南方也

不言故都何

如預先不宜

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

物蟲象並出進兮

而逶迤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
博衍無終極兮鳥乃逝以徘徊舒并節以馳騫兮連
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
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羸而見之兮為余
先乎平路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
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
見兮聽惝恍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
鄰

至此真可後
夫不老而凋
三光下視人
世之興亡何
足道哉
鄰泰初則
復返渾沌

天遊生曰神仙之士名在丹臺腐骨凡胎未易妙
窮玄牝但原直寓言爾其輕舉之懷曠者其悲嘆
之念殷也然披誦之餘真若羽化而狹宇宙此吾
人欲脫屣往從之與



一天日之裏形之動履雲水之思茲
之篇章暄也步步趨趨神融心齋每
課一執輒持適志篇玩之生意煥發
不知女子適我耶我適夫子耶夫子
知暄信心不移遂以舊板授予藏之
噫嘻人各有志取諸適矣予豈以女
子之適志者也

敬廣布生



原件短缺

P1 下半页



